



书法艺术的审美之我见

□ 刘太宗

刘太宗作品赏析

韩玉涛先生将唐人孙过庭所著书谱文中的两句话视作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这两句话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翻遍古今书论，孙氏之语，鹤立鸡群了。也突显了韩玉涛先生的慧眼。

情动形言的依托是取会风骚之意，是中国艺术源头的诗经楚辞。情动者，诗意也。形言者，墨迹之语也。这是中国书道的前提。不曾濡染于中国文学的诗心，何以言书道！在中国文学的骨子里，丰满着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儒释道的认知、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成就及其代表人物，乃至信仰、道德等等，都是文学的反映对象。杨雄的书为心画，一个心字，包含着无数的中国文化内容，没有这些文化内容的积淀，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迹化，杨雄说的书，(墨迹)何以和心相对？何以如易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法艺术就那么一根线，让它负载着书者如此巨大的文心，难道不值得深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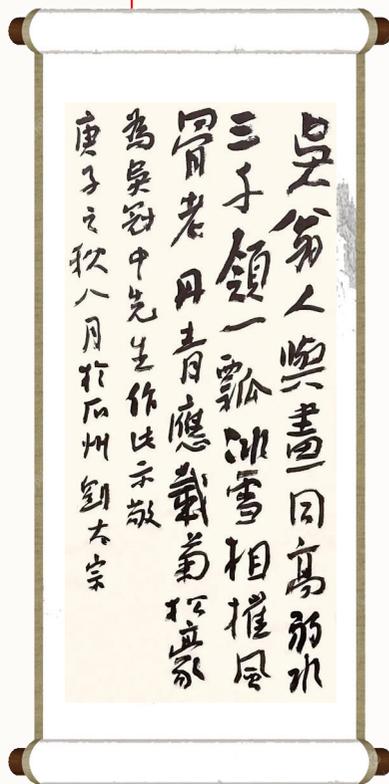
孙氏第二句话，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阳舒阴惨，道之谓也。本乎天地之心，是孙过庭看到了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是向中国大道的本源回归。王僧虔说，“书之道神采为上”。何谓神，不可知不可为神。张怀瓘称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物类之表，杳冥之间，纯然是体不能够及、语不能到的形而上思维。孙过庭在这里，确立了书道的否定意义：非物。更是确立了书道的肯定意义：回归天地之心，回归于

道。作为自觉的书法艺术，从汉代算起，已历两千余年。其魅力，历久弥新。其玄妙，众说纷纭。而到了孙氏此语，我以为一个明确的答案已经成立。他的另一句话：“同自然之妙有”，佐证了回归于道这个命题。自然者，生命之谓也。一切物质世界，都依附于道而存在。自然即宇宙。宇宙显现着无处不在的道。正是如此，“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汉字，是因道而生。汉字的点画及其组合，因六书而成，天地人皆在其中。中华民族伟大的语言符号——汉字，同时也是思想符号、情感符号、历史符号、生命形态符号，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统而言之，它就是个概念化了的宇宙符号。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对象，其实质是以宇宙符号为表现对象。汉字若没有这个特征，就无法带人书者的情动形言。汉字本身先于艺术而存在的观念形态，使书者主观的个体的人文情怀与天文情怀，由心迹转化为墨迹，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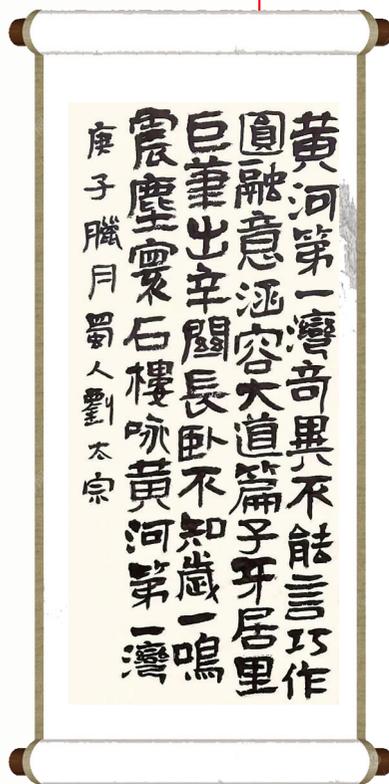
所谓宇宙符号，是以宇宙现象为依据的矛盾体。方圆、斜正、上下、左右、高低、疏密、横竖、长短、大小等等矛盾现象。加之，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独立固化特征，必然使书者的心灵动态介入于这种矛盾现象之中。从而构成主观情感与矛盾体的变通与融合。由是，书法艺术的全过程，是情动形言的主观色彩和宇宙符号的客观矛盾体的互动与交融。是两种观念的协作。

苏东坡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诗是语言，语言表达内心的贫乏，当溢而为书，为线的运动时，其节奏、旋律与组合却把心灵运动的每个细节都摄入其中，成为心灵的图像，使书者有超越于诗的满足。韩玉涛先生称，书法艺术是一种诗化，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吧。

行文至此，关于玄妙的书法艺术，我以十个字作为结语：以人文为念，以天文为体。



吴翁人与画同高
弱水三千领一瓢
冰雪相摧风骨老
丹青应载菊松豪
——为吴冠中先生作此示敬



黄河第一湾，奇异不能言
巧作圆融意，涵容大道篇
子牙居故里，巨笔出辛关
长卧不知岁，一鸣震尘寰
——咏石楼黄河第一湾

儿歌一曲唱人生

《毛腿腿 小嘴嘴》创作谈

□ 梁镇川

从生到长，艺术地概括了人生离不开土地、山水、果穗的大主题。

这四句儿歌，经省歌作曲家孟只争谱曲，孝义碗碗腔剧团李锦云伴唱，起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悠扬婉转的音乐声中，红色大幕徐徐拉开，天幕上是爷爷、孙女在大山里玩耍的剪影，随之优美的儿歌唱起，给观众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欣赏兴趣油然而生；且这段儿歌旋律贯穿全剧，给观众以巨大的艺术感染。

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我特别偏爱自赏这四句儿歌。之后，不时欣赏吟咏，总觉得仅仅四句，作为戏中伴唱尚可，要独立成为一首儿歌，就有点儿太短了，似乎觉得犹未尽，想再加几句。可是，搜索枯肠也想不出称心如意的句子来。退休之后，几经思考，又捏凑了四句，形成如下首儿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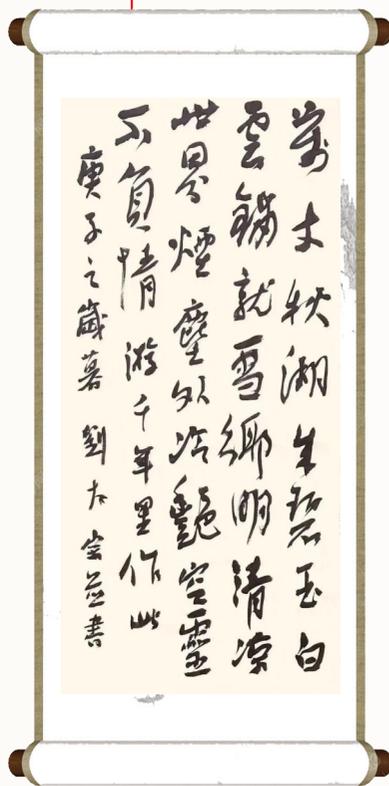
《毛腿腿、小嘴嘴》

东山上土土西洼洼水，
捏成俺孩儿的毛腿腿。
南梁梁果果北坡坡穗，
喂饱俺孩儿的小嘴嘴。
毛腿腿，小嘴嘴，
一辈辈离不开果穗穗。
小嘴嘴，毛腿腿，
毛孩孩生长一辈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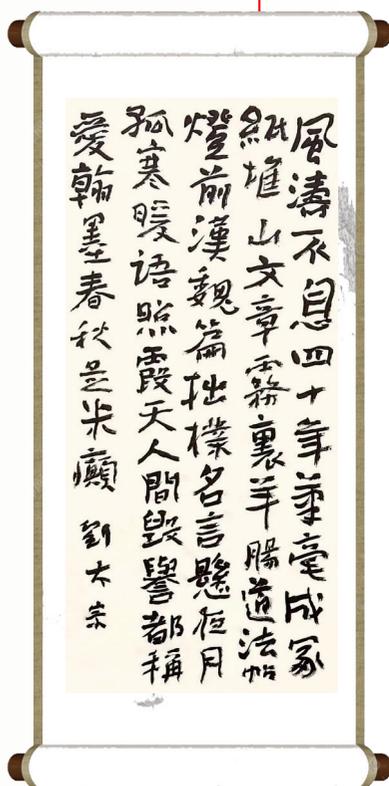
过后细品续加的四句，觉得语言艺术风格一致，意思延续性较强，不仅使这首儿歌更加完美，而且更明确地咏叹了“一辈辈离不开果穗穗”的人生主题；也揭示了依靠田土山水果果穗穗生长一辈又一辈的人生哲理。

好在全国唯一国内公开发行的音乐文学期刊《词刊》慧眼识珠，2016年第5期刊发了这首儿歌。

回想起来，20年时间，8句歌词，不足百字，几经吟咏，方得认可。文学艺术创作真是“一把辛酸泪”，“甘苦苦心知”啊！



万丈秋湖成碧玉
白云铺就雪乡明
清凉世界烟尘外
冷艳空灵不负情
——游千千里作此



风涛不息四十年，笔毫成家纸堆山
文章雾里羊肠道，法帖灯前汉魏篇
拙樸名言悬夜月，孤寒暖语照霞天
人间毁誉都称爱，翰墨春秋是米癫



记得在1996年创作“风流三部曲”第三部《风流姐妹》时，剧本已然写毕，就是缺少一段开场曲唱词。我和霍锁昌憋了两三天，稿纸上写出来，揉掉；再写，再揉；怎也想不出个眉目来。《风流姐妹》写的是柳大凤购买荒山荒沟，改变家乡山山水水的故事，表现柳家三代人——柳老翠、柳旺生、柳大凤的恋土情结。开场主题曲应该在山水田土上做文章。一天，随手翻阅《词韵新编》，启发思维。“灰堆辙”里的“水、穗、嘴、腿”等映入眼帘。顿时，脑海里涌现出了“山山、水水、果果、穗穗、腿腿、嘴嘴”一连串儿的叠词来。呵呵，何不写一首儿歌呢！于是，精心构思，几经捏弄，写出如下几句：

东山上土土西洼洼水，
捏成俺孩儿的毛腿腿。
南梁梁果果北坡坡穗，
喂饱俺孩儿的小嘴嘴。

写完之后，仔细玩味，不禁拍案叫绝！怎能写出如此美妙的词句呢？就它啦！从大地方位上说，唱词中写到“东、南、西、北”；从自然环境上说，唱词中写到“山山、水水、水水、土土、洼洼、梁梁、坡坡”；从土地收获上说，唱词写到“果果、穗穗”；从人生的成长上说，唱词写到“土土水水捏成毛腿腿”，此谓之“生”，“果果、穗穗喂饱小嘴嘴”，此谓之“长”。从艺术手法上说，叠词连用，充满儿歌特色，以小见大，短短四句、三四十个字，紧紧围绕“土地”、“人生”，